

“一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在同时代人与不适时的人之间”，罗兰·巴特曾如此构想着如马克思（1818—1883）和马拉美（1842—1898）这样同时代却迥异之人的组合。出生在卢旺达的艺术家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也在电影《有时是美的》（2018）中想象了一场从未发生，但本有可能的友人相聚（大约七八人，还有人中间溜走）：瑞典电影摄影师斯文·尼科维斯特（1922—2006）、电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1932—1986）、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活动家温妮·曼德拉（1936—2018）、津巴布韦前总统罗伯特·穆加贝（1924—2019）、危地马拉基切族的人权活动家里戈韦塔·门楚（1959—）……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曾到访过斯德哥尔摩的民族学博物馆，而博物馆中存储着大量原住民制作、使用的器物。

在昏暗的电影院里，这群友人以年轻的模样相聚，一边看着尼科维斯特 1949 年夏天在

暴力发生之后， 如何共同生活？

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
“夜校”正在上海发生

撰文：聂小依

刚果拍摄的电影《巫医的脚步》，一边发表着各自观点——作为瑞典传教士之子的尼科维斯特所拍下的有关原住民生活的电影里的那些追求平衡的精妙光影，是暴力本身，还是对暴力的逃遁？再现如此被导演的民族志影像，是第二次暴力吗，还是像尼科维斯特所辩驳的，抹去、雪藏这样的影像也是一种暴力？

对话在这些友人之间流转，而影片中的虚构场景，一方面像巴特所说的是“对于某些日常空间的小说性模拟”，同时也展现了塞内加尔作家兼电影导演乌斯曼·塞姆班对电影院的想象——“夜校”，一个亲密、感性、强调非洲口传传统的地方，提供开放的艺术学习与教育。而电影作为媒介的启发意义在于，屏幕中复数的脸孔与观众席中复数的脸孔映照，世界各地、相异时空的不同经验因放映而交织。塞姆班构想的这种多重的、共振的、交织的情境，被尼安佩塔借用并发起了“夜校”。而其中对知识生产协商的强调，也让我猜想借用电影这



1.

赛维琳·柯乔·格朗沃，《反思非洲，思考世界》，选自《对非洲今日的思考和书写》，阿兰·马班库编，（巴黎：Seuil，2017 年），第 60-71 页。
尼安佩塔将其从法语翻译为英文，译者苏子澄根据尼安佩塔的英文翻译，又将该文本转译成中文。

〔特殊名词参考〕

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 Christian Nyampeta — 有时是美的 *Sometimes It Was Beautiful* — 斯文·尼科维斯特 Sven Nykvist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Andrei Tarkovsky
温妮·曼德拉 Winnie Mandela — 罗伯特·穆加贝 Robert Mugabe — 里戈韦塔·门楚 Rigoberta Menchú — 巫医的脚步 *Ifetischmannens spår* — 乌斯曼·塞姆班 Sembène Ousmane
夜校 cours du soir — 接待空间 hosting structure — 世界之后的文字 *Words After the World* — 另外路径艺术教育学校（非洲集群）Another Roadmap School Africa Cluster
瓦扎艺术中心 WAZA — 菲扎·卡英古·拉马扎尼 Feza Kayungu Ramazani — 迪希·凯文·通巴·马孔加 Prodige Kevin Tumba Makonga



种大众传播的媒介，是否也在回应着 1994 年发生在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图西族的大屠杀里的，意识形态和广播等媒介的煽动作用——电影院可以被重新夺回，作为共识与相处之地。虽然在尼安佩塔的创作里，大屠杀一直被隐秘地回避着，他似乎在寻找一种更为建设性的开放的方式，去回应连接着历史与未来的问题——“如何共同生活？”但尼安佩塔并未要去寻找唯一的、正确的“共同生活”方法论，相反，他曾说“只有‘通过生活’才能把握如何共同生活”，这种对生活和过程的肯定，势必让他创作的空间向未知打开，成为人们聚会的场所。

作为一个临时的接待空间，“夜校”曾经发生在阿姆斯特丹、达喀尔、约翰内斯堡、伊斯坦布尔、纽约、伦敦等不同地方（大多数是艺术机构，当然也涉及到全球北方对文化资源再分配），此次则在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上组 ICA）发生。在这里，需要为中文观众做出的提醒是，这里的“夜校”并非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国发起的扫除文盲的识字班，或者是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的英文班和技能培训。在上组 ICA，“夜校”组织了类似木刻工作坊、放映、对谈、接触即兴等等的活动，接待了许多本地和外地来访的创作社群；而其静态的道具部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上组 ICA 负一层的黑暗空间被留作电影院，交替放映尼安佩塔的录像《有时是美的》与《世界之后的文字》（2017）——也有许多

无法归类的材料。在无人时，上组 ICA 的一楼就像一个周末时的幼儿园，半空飘着蜡笔和彩铅画出的鲜艳花朵，地上用橙色、蓝色线条划下跳格子的游戏，最惹眼的则是一张横陈在中厅、不规则的巨大深蓝色台面，站上去之后你才会意识到它也是一朵花（花朵都由卢本巴希“夜校”工作坊的参与者画出）。一旁的墙面上，是一行手写字“画出你喜欢的童年记忆和你见过最美的花”——尼安佩塔在另外路径艺术教育学校（非洲集群）的同事、来自瓦扎艺术中心的菲扎·卡英古·拉马扎尼和波迪希·凯文·通巴·马孔加，从卢本巴希来到上海的“夜校”做工作坊时，留下了这样的痕迹。房间再靠里一些放着可爱、低矮的木制座椅和图书角（一些深绿色，偶尔跳出粉红色和橙黄色的对撞），上面就摆着工作坊中孩子、大人一起画下的画，还有用刚果当地的铜丝和碎布头做成的人形玩偶。

我参加了菲扎和马孔加的工作坊，玩得不亦乐乎，认识了他们，和他们去了已经拆迁的定海桥，还听了他们在刚果自我组织、运营艺术中心的故事。这之后，我才回过头来，开始想去多阅读一些有关非洲的材料。其实，只要在展览一楼那些可爱的家具（叫雕塑也可以）周围多逗留一会儿，在图书角随便翻开一本薄薄的册子，就会发现本地观众多半觉得陌生的（比幼儿园读本要难很多的）、非洲近现代思想家的哲学文本。在中国“思考非洲”当然是困

【对页】

Christian Nyampeta, *Sometimes It Was Beautiful*

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有时是美的》

2018 年，单频彩色有声影像，37 分 43 秒

由斯德哥尔摩的坦斯塔艺术中心委任创作

2024 年上组 ICA “夜校”展览现场

摄影：Zhu Zhenyu

图片鸣谢上组 ICA

【对页】

Christian Nyampeta, *Words after the World*

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世界之后的文字》（静帧）

2017 年，单频彩色有声影像，21 分钟

由伦敦卡姆登艺术中心委任创作

图片鸣谢艺术家



难的，毕竟会首先碰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在非洲之外思考非洲？认识来自非洲的朋友，分享食物、一起闲聊好像是我的第一步。后来我再次独自去看展览时，阅读了图书角的一篇文章，哲学家赛维琳·柯乔·格朗沃的《反思非洲，思考世界》。我碰到了这样的句子，“哲学必须向他者开放。思考非洲哲学已经成为思考我们自己并学会从他人的视角认识自己的方式……把哲学实践当作漫游，就是把思想理解为‘通过他者与自身相遇、以自身为中介与他者相遇的旅程’。”¹ 格朗沃文中提及的“漫游”和“相遇”，以及“穿越”和游荡为“为何思考非洲”提供了提示，即在与他者、与自身之外的世界遭遇时，认识自身。

带着自身的经验，我发现从非洲到伦敦学习、如今在纽约生活的尼安佩塔，也在录像中展现了他的“漫游”和“相遇”。巨大花朵台面的不同角落上放着三台显示器，它们播放着由档案、材料、视觉、采访、对话等等剪辑在一起形成的视觉录像，也被尼安佩塔称为“播放列表”“明信片”或“研究传记”——这些都是他与不同人和材料相遇后，共同进行的视听编织。《有一切美好事物而没有悲伤的花园》（2018—2024）记录了2018年以来尼安佩塔和哲学家以赛亚·尼泽依马纳对许多卢旺达艺术家、思想家的采访，而这些采访彼此呼应和回应着，围绕“非洲”，也围绕在一片传统被损毁的土地上，艺术如何帮助人们重塑历史和记忆。作为有比利时殖民者父亲和卢旺达母亲

的混血儿，电影导演乔治·卡马纳约·根古说道：“我是两种文化、两种肤色的私生子……”以赛亚问道：“非洲可以有多重记忆吗？……如何有更为肯定性的记忆，帮助非洲动员自身、朝向未来？”尼安佩塔其他的录像展现了几乎向外敞开的流动，而将这些碎片般的记忆、情感、联合连接在一起的，是所有录像中都在弥漫的音乐。这些缓慢、松动的节奏或许让一些片子看起来像音乐录影带，比如《序言——关于在危险时空中的恋人》（2021—2024），也在《有时是美的》里化作直接的推动力量：在不可能的人物之间发生的对话似乎僵住后，镜头切换到尼安佩塔和朋友即兴的、自然的律动，那似乎是一种提示——音乐可以容纳人们各自不同的身体节奏，而他们又同时在一起，共享着、交换着对世界的理解。尼安佩塔与广泛的人、材料、组织、机构的遭遇、连接和合作，在“夜校”中常常确切体现在录像材料的末尾，并书写在放在所有显示器旁边、记录了贡献者的册页中。共享的作者权、复数的创造者，和展览入口墙上展览个展的名字“夜校”、艺术家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对照着，显出组织和合作推进的项目和目前艺术展览体制之间的紧张——或者，“夜校”也可以被视为对艺术系统的暂时寄生，从美术馆获得可以接入社群的资源？



〔上图〕
Christian Nyampeta,
A Flower Garden for All Kinds of Loveliness Without Sorrow
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
《有一切美好事物而没有悲伤的花园》（静帧）
2018—2024年，单频彩色有声影像，27分36秒
图片鸣谢艺术家

〔对页〕
“玩具工作坊——来自非洲的永续智慧”现场，上组 ICA，
2024年4月20日
摄影：聂小依

“夜校”还有另外一个常规组成部分“文本工作间”（通常被译作“缮写室”），通常由尼安佩塔召集当地的艺术家、行动者、知识分子，一起合作翻译非洲哲学和思想家的文本，而讨论也会衍生出比原始文本更丰富的对话、感受、议题。此次尼安佩塔没有到达上海，陈怡宁、黄诗芸、曹书韵、杨子逾和赵伊人发起了“有身书”工作小组。我第一次参加的“夜校”工作坊，便是她们的公开表演。表演中，怡宁

和诗芸交替用中英文念着她们翻译的文本《用一种语言去思考另一种语言》²，从语言到身体，穿着西装外套的怡宁从更正诗芸磕磕绊绊的英文、驼背的姿势，逐渐变成对诗芸身体的摸索和钳制，她们同时还讲着，“说对不起，未经允许的纠正就可以获得原谅吗？”被忍受的暴力开始被反抗，椅子被推翻，两具身体扭打在一起，直至最终精疲力尽，冲突平息。话语，也不知何时消失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了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巧言令色”下的性暴力与知识暴力的再现。而现场讨论中，

一位自小被美国家庭收养，如今重回上海读书、学习中文的华人女生说，她在表演中感受到了自己不管身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会有的无归属感。在那人们相聚、被表演打动，坦然讲述自身脆弱的时刻，不同语境竟因为萦绕其中的暴力而共振。

尼安佩塔一直探讨的、罗兰·巴特曾经研究和书写的问题“如何共同生活”，被陈怡宁视为“对不同语境的校准”，而在工作坊的“具身翻译”实践中，她提醒，仅仅语言的翻译远远不够，构建“我与你紧密相连”的乌

班图状态需要更为深刻的共情，以及更多身体在场的相处。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菲扎和马孔加在上海、北京、广州的旅行和交流，在本地艺术社群里引发了比尼安佩塔的展览更多、更广泛的回响——这是同时代者、不适时之人的相遇，而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由我们自身产生。

克里斯蒂安·尼安佩塔：“夜校”于上海纽约大学当代艺术中心（上组 ICA）展至 6 月 1 日。



陈怡宁在现场表演
“文本工作间：寻找共存的形状”工作坊现场，上组 ICA，2024 年 4 月 13 日
摄影：夏罗娜
图片鸣谢上组 ICA

2.

塞内加尔哲学家苏莱曼尼·贝希尔·迪亚涅 (Souleyman Bachir Diagne) 的文章《用一种语言去思考另一种语言》(“Thinking from Language to Language”)。

[特殊名词参考]

赛维琳·柯乔·格朗沃 Séverine Kodjo-Grandvau — 反思非洲，思考世界 *Reflections: Thinking Africa, Thinking the World* — 穿越 cross — 游荡 err
有一切美好事物而没有悲伤的花园 *A Flower Garden of All Kinds of Loveliness without Sorrow* — 以赛亚·尼泽依马纳 Isaïe Nzeyimana — 混血儿 métis
乔治·卡马纳约·根古 Georges Kamanayo Gengoux — 更为肯定性的记忆，帮助非洲动员自身、朝向未来 more affirmative memories to help Africa mobilise itself towards the future
情感 affection — 联合 alliances — 序言——关于在危险时空中的恋人 *A Long Trailer for a Film about Lovers in a Dangerous Spacetime* — 作者权 authorship
文本工作间 scriptorium — 有身书 flesh and ink — 我与你紧密相连 I am because you are — 乌班图 Ubuntu